

剑侠风流

下

台湾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

剑侠风流

(台湾)卧龙生

下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八章 四海为家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扰乱武林各道：“乃至昨晚高来高去的人叫什么甘露慈，没想到他竟然大胆的公开现身，而且有引诱谢家千金之嫌……

有些青年人不禁血气贲张，他们本来会议要在会后找半邪书生寻仇，而现在另外一位更可恨的人竟然出现。

甘露慈冷静地横眸扫掠，沉声道：“不错，在下就是甘露慈。”

谢雯丽容失色，她恳求的娇呼声：“爹爹……”

谢一横颇是不悦，但他仍沉声道：“雯儿，你过来！”

谢雯丽眸求助地望着祖父谢震亚。

谢震亚昏眸暴张，射出一缕烈光，他沉静缓缓吐着：“雯儿，你留下！”

华山玉女叶倩玉对甘露慈的处境很是着急，虽然她也恨他，恨他钟情那美丽的谢雯而完全漠视自己。

可是她又不忍见甘露慈被什么高手毁在掌下剑下。

她犹豫着，只要谢雯离开甘露慈身旁，她就决定投在甘露慈那方。

但，谢雯听了她祖父的话，依然玉立原处。

“一横，甘露慈是我故人高弟，我不许你失礼。”谢震亚厉

声道。

谢一横呵呵大笑，完全不理睬那瘫在椅子的老人，冷然朝甘露慈道：“阁下再度前来，又有什么贵干吗？”

甘露慈神色冷静不变的缓缓道：“不错，正有小事相求，在下希望苏流公能脱出阁下的掌握，十二金佛图物归原主。”

甘露慈最后这句话足激起在场有心的群雄耸然注目。

尤其高缺公，毫无表情的扳着脸竟然无动容。他凛冷地盯住甘露慈。

电眸偏扫，甘露慈横扫高缺公高欢，沉声道：“还有，在下还要向祁连山的人物讨回苏流公的爱女苏蒂。”

高欢闻言脸如死灰，他叫了声，方要起身……

高缺公挥手止住了他，仰天哈哈一笑，笑声震破长空。

如火炬的寒眸似指甘露慈又似指谢震亚。

高缺公寒声地道：“谢老英雄可是号称‘天下第一剑’？”

谢震亚沉声道：“邪魔外道，当初首次太室山论剑，你又不是不在场。”

“好，好！”

高缺公连连怪声道，莫明其妙的态度令人讶异。

谢一横可是脸色大变，因为他知道高缺公功力之高并世难寻，早已将有形无形之力道揉合为一，当年父亲英风仍在时或可相敌，但谢震亚现在全身不道，筋骨瘫痪，平时就是凡夫俗子也能随手将他拨倒，怎能受得住高缺公那已达化境的一击。

何况谢震亚身旁还自己那足以倾动天下的女儿。

不过，自己囚住苏流公的事终被高缺公得知，此时自身尚难保住遑论其他。

现在只有希望老头儿能及时吐出那郁结胸中的最后看家本领——混元一气。

他自己也急急提气，只求能插手保停止自己那可作为鱼饵的女儿就行。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谢一横转念之间，已发生惊人的变故。

高缺公怪声笑毕，脸色一顿，就像突然冻结住的寒冰一般。

他轻巧的一振长袖。

甘露慈也忽地冷哼一声，电眸暴射，他疾速的踏前一步，双臂一张，拦住谢震亚的面前，谢雯娇躯的前头。

一响如金铁交击的铿锵声暴震半空，仿佛如有形的金钟铿然相击般。

甘露慈眉发暴张，大喝声：“回去！”

高缺公应声退后半步，庭园中激起尘柱一丈。

这种神乎其技的劈空遥击骇人听闻，不仅年青一辈相对骇然，就是长一辈的武林名宿也愕然失色，因为两人相隔遥遥，竟然劈空互击，这份功力该多骇人。

但两人随即而来的动作却令武林名宿也莫明其妙。

高缺公脸上变色，沉板的脸更如阴暗，冷哼一声：“好！”

长瘦的黑衫无风自动。

甘露慈昂然面立，脸上神气轩然，气势凌天。

双掌缓缓支搓，半开半闭。

两人就像泥塑般定立原处不动。

谢雯握住爷爷无力的手，美眸焦急的向祖父求援。

但她发觉爷爷的表情极其严肃，眸光一会儿闪着赞许兴

奋的色彩，一会儿又闪着紧张的光芒。

当然，当谢震亚发现自己那美丽的孙女儿动人的求援眸采时，他又变得慈祥的安慰谢雯，使她立即获得无比的自信。

不仅谢雯茫然无知，恐怕在场诸人仅有这瘫痪的老人知道甘露慈正与高缺公以先天罡力相搏。

场内一片低压的沉寂。

突然一声女子的尖叫打破寂静……

原来叶倩玉望见靠在湖边的栏杆克察折断，两旁的盆盆花卉竟然无风自倒，最后砰然炸裂。

她吓了一跳，不禁掩口失声尖叫。

大家更觉得惊异，甚至微感到有些像中邪了似的恐怖。

武林一代健者齐眉老，岳无魂也只皱眉凝然而已。

因为甘露慈以这种上乘绝学与高缺公搏拚，早已把有形罡气化为无形。

半邪书生所学不凡，心中有敌，他瞄了如花似玉，国色天香的谢雯一眼，恶念陡然生起。

他悄然握住一根钢针……

朱相虽然所学有限，但甘露慈到底传授了他绝门心法“风雷掌”，他模糊的知道少爷正在施展上乘的武学。

看到甘露慈那神威凛凛的气态，他忽然觉得自己也满是个人物。

他先鼓起肢皮，装作滑稽的回谢雯扮个鬼脸，引得谢雯那美丽的笑容又绽开双颊。

朱相才又神气的左顾右盼，注意甘少爷暗中的敌人。

陡见高缺公的孙子高欢鬼鬼祟祟的伸出脚来，趁人不注意时，把脚踩住高缺公的衣角。

高缺公声势似乎立即大振，飘动的衣袍鼓流得更厉害。

朱相也颇识得什么借物传力的妙法，他不由大怒。

也不管自己有多重的份量，朱相大喝一声：“好小子，你赖皮。”

双足一蹬，横身半空，双掌挟雷声直回高欢击去。

身在半空，他才知要糟，不禁混身一凉，暗道：“我的老妈妈，朱相今天别要归位。”

甘露慈察觉到朱相卷入先天罡力的力圈中，不由大惊，只要高缺公用力一逼，这宝贝朱相非得归天不可。

现在也顾不得许多，当下猛可一挫身，双掌一旋。

“看！‘海天苍苍’。”

霸道已极的罡力脱掌而出，风雷声惊天动地，现在大家才感觉两人有交锋之势，因有形的气旋划空直扑高缺公。

甘露慈身形掠如飞箭，抢在朱相前头，凌然下压，同时斜里一脚，把朱相扫出圈之外，跌了一屁股灰。

朱相虽然心里有数，嘴里可嘟囔着：“我的老妈妈，这不是好心没好报吗？”

× × ×

高缺公长声怪笑，一引拔空足有五丈高，高欢却横里掠出三丈把一丛兰花踢得奔瓣飘空。

甘露慈并未再探手换招，他猛可收势，倒飞回原地。

高缺公如鹰隼般，也自空疾垂电降，踏地无声，落回原处。阴沉呆板的长脸有些扭曲，他古怪的打量着甘露慈。

“阁下虽占老夫半招，但不过借别人一招之力。”

甘露慈冷然道：“尊驾可也有位助手以衣角传来外力！”

高缺公扳着脸，低声怪哼了几下，道：“好，好，好！今天就

算我高缺公漏了臉，那么閣下为什么不借機攻來第二勢，或趁勢制服老人的劣孫。”

甘露慈夷然一笑，說道：“在下倒并非沒這意思，不過……”

他環轉電眸四下橫掃一圈，半邪書生粉臉變色。

“不過……”甘露慈由腦后拔出一根晶亮的鋼針，淡淡道：“在下被人在玉枕骨暗襲了一針，在下若不急急封穴吐氣，非得當場倒地不可。”

高缺公默然半晌，忽地桀笑一聲，道：“普天之下得傳古法之家，好來歷老夫盡在臆中，閣下可是昆侖弟子？”

“他們不配！”甘露慈斷然道。

“那么是西方‘奇門’高弟？”

甘露慈輕蔑道：“邪魔外道不足與論。”

高缺公瘦長的手托着顎骨沉思半晌，忽地神色一變，兩顆大眸中射出兩道異光，照在甘露慈的臉上。

彷彿有感應般，甘露慈很快的就知道了高缺公的意思，他點了點頭。

高缺公也神通意會，臉色有如紙白。

他怪笑一聲道：“好來歷，老夫雖技不盡于此，但今天錯失半步，無顏留此，閣下有意，不妨履行赴足祁連之約。”

“在下絕無失約之理，不過甘露慈現在向尊駕要人。”

電眸橫掃高歡，使得這花花公子不禁心悸。

高缺公恢復那冷板的神色，道：“她現在不在此處，要人從何處要起。”

甘露慈冷笑一聲，揮手道：“尊駕不妨從候，在下隨後即到。”

高缺公怪声桀笑，猛可一扯高欢。

瘦长的身形立时如鬼魅般凌空而起，掠出数丈之外。

高欢似乎颇不情愿，在临去的刹那间，仍回头恋恋的回望那美丽已极的谢雯一眼。

“爷爷，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谢雯迷惑的才谢震亚的耳旁悄声问道。

谢震亚的眸中内出异采，沉缓地说道：

“那异门的老鬼高缺公一方面要试你爷爷的功力如何，一方面要趁机将甘露惹折杀，甚至要对你有所不利也未必可知，他那里知道爷爷已非昔日可比，除了馀下救命一口气外，一切都毫无能力。

“多亏这位甘朋友以上乘的绝传奇学挡了他一阵，而且还略占上风，逼得那老鬼没脸再待下去，就此仓促而退……”

谢雯丽眸中闪烁着晶莹的辉光，她微掠秀发，感激地望着甘露魅，因为他并力护卫住了自己的祖父。

“前辈与小姐都受惊了？”

甘露惹回头退下笑着道。

“哦，不！谢雯微摇臻首浅笑着，其实她悄悄地吁了口气，如小鹿乱撞的芳心到现在才稍微跳得缓些，玉手仍然紧握首爷爷那只没感觉的手臂。

甘露惹抬头举目，电眸直照谢一横。

大家也都注目谢一横，好几位武林宿手早已蓄功待发，只要谢一横举手作势，定有人仗剑而出。

但见谢一横神气仍然泰然自若，他正抚摸着柄泛金色辉光的宝剑。

杀气一股凝集于眉目之间。

“爹爹，不要……”

谢雯丽容微现骇色，轻声唤道。

她知道这柄金剑是父亲从不肯用功的杀着，它的威力足可以惊天动地，致任何强敌于死地。

谢一横截住谢雯的娇呼声，冷然朝甘露慈道：

“阁下屡次拜访敝人，甚至还当堂把敝人的贵宾请走，使谢某甚觉汗颜，嘿！须知谢某纵横天下，也非粗俗之士，在下颇想回拜阁下一次。”

两道明眸电转，单掌抚剑之处，一道龙吟似的剑啸，哗然划空。

甘露慈听音辨啸，不觉动容，他凜然作色。

“住口！”坐在轮椅的老人沉声怒喝道。

“我不许你以我传的驳剑之术横行霸道，如果你还认我作父亲的话，我不准你糟塌有百年基业的谢家声名。”

谢震亚身形丝毫不能动弹，仅能以沙哑的叱声，充血的满面表示自己的激愤。

谢雯着急的摇动爷爷无力而枯瘦的手，丽眸恳求他别生气。

甘露慈悄然收走逼人的眸芒。

谢一横虽然称雄天下，可是对老父的话还不敢不听。

他垂手而立，脸色微变。

沉吟半晌，谢一横反身反宝剑递在一位香主的手中。

他低声下气的对谢震亚躬身说道：

“您老人家且暂息怒，一横领命就是。在观花会期间，孙儿绝不令您老人家有一丝不安。”

但语音将落时，他仍然怒扫甘露慈一眼。

谢一横不愧为一代枭雄，随即朝四下武林人物呵呵一笑，仿佛方才的种种紧张低压都已不复存在，他豪迈的笑道：

“兄弟无能，以致使各位略受惊扰，但兄弟有言在先，绝不使各位再受担惊，来，来！”

华香园有不少尚可入目的胜境幽处，各位不妨一游。”

他这种豪迈的神气可真将场内郁寒气氛一扫而净，大家都吁了口气。

可是谢一横却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脸色陡变，猛地将随身香主手中捧住的金剑夺回。

略略向四下一躬腰，摆着笑脸道：“兄弟现在有件急事待办，暂时离开一步，敢请诸君恕罪，雯儿，你先陪各位伯伯兄长姐妹谈谈心。”

谢雯还没答应，谢一横早已回身迈步，匆匆往花筵回路奔去。

天通帮主申可通横身掠至谢一横身旁，笑道：“谢园主，可有用得上小弟之处？”

谢一横止步犹豫半晌，随即噙一笑道：“如果教主屈身辱尊，令小弟有借重之处，正是求之不得。”

二混子也很快的想到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尖声一笑，飞快的跳了过来，嘿声道：“毒门二混子也愿为大园主敬效全力。”

谢一横可谓深藏不露，他呵呵笑道：“各位朋友这等捧我，令在下感激莫名，现在事不宜迟，各位须赶速为是。”

说着展身之处，飞出五丈遥遥，申可通，二混子怎甘落后，各展身形，一上下电闪而去。

三闪身影，眨眼没入丛荫里。

半邪书生也隐然查知是怎么回事，但他宁愿失去一切，可

不甘眼睁睁看着倾国倾城的丽人落在别人手中，因此相形之下，他动也不动。

甘露慈何等精灵，他立即猜测出是什么事使得谢一横这样惊慌。

他猛地吸了口气，提足一个旋身，就要飞身追去。

柔软的纤手急急握住了他的手腕。

像触电般的感觉使他欲行无力，他缓缓的转过头去。

多动人的丽眸，闪烁着使人昏眩的丽辉，甘露慈不可抗拒的答应了她的眸光，收回去势。

显然谢雯误会了甘露慈的意思，她以为甘露慈又要找谢一横寻仇。

她当然不知道内中种藏阴谋。甘露慈也宁愿让她误会。

谢雯发觉自己的手竟然握在甘露慈的掌内时，丽颊不免微晕。

但她仍极雍容大方的将玉手缓缓抽回。

在两人之间的老人谢震亚这时却在沉声道：

“甘世兄，你不用去了，高缺公纵然高明，谅一横金剑在手足以自保，他要劫走那人，恐怕不能。”

谢雯对这几句话有些莫明其妙，她疑惑的望着爷爷。

可是她在谢震亚的眼神中所望到的却是另一种表情，包含着许多意思。

蓦地——“谁是甘露慈？”

一声震天价响的大喝突然传来，惊醒一对青年所感受的奇异快乐。

一个满面悲愤，两眼红肿的青年人踉踉跄跄的排众而出，引得大家齐齐回头。

“谁叫甘露慈？”他又咬牙重覆大喝一声。

显然已有人指点给了他，因为他一直瞪着甘露慈大喊。

甘露慈沉吟的回答道：“在下就是。”

“好小子，就是你……”

但见他喝声未毕，向身侧一抄，一把寒光闪烁的雪亮匕首已来到手中。

“看剑！”

猛可是一个急旋，身如电闪，挟着一道闪光，直扑甘露慈。

谢雯花容失色，不由失声而呼。

来人堪称得上是一流好手，匕首掠空处竟然挟一道风雷声。

甘露慈一眼就看出来人是峨嵋门下，而且颇得真传，在峨嵋开中可算已登堂入室。

为避免谢震亚、谢雯被牵连，当下冷笑一声，披风一抖，错身斜掠二丈，让开那雷露的一击。

“别走！”

来人昂首划空，急地旋身，左掌一兜，借踏地的顷间，劈背一掌，猛往甘露慈拍去。

甘露慈本想报以颜色，但谢雯那对雨眸像有着无比的力量似的，竟然使他不克自己的又是一让。

这次甘露慈斜掠出三丈，双足踏在一朵兰花上，真气不泄，香瓣分纹不动。

出手一让再让，这在甘露慈来说当然是破天荒，不仅高像的他颇不舒服，就是朱相也气呼呼，把肚皮挺得老大。

反正有少爷撑腰，朱相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当下大喝一声：“小子，你可不够格，先跟我朱相滚滚算了。”

就在青年人再度扑击之时，他猛地一个翻身，来个“汨地龙”翻出丈寻，刚好截在当中。

来人一愣，去势陡地受阻，猛然变招成“雨卷花坛”，身形打个急旋停在半空。

朱相是一鼓作气，等到他与那青年人打了照面，看清那恶戾杀气，白森森的匕首后，就忽然凉了半截。

他完全后悔自己是无能强出头，慌不及待的连滚三滚，大叫道：“小子，别来，我可会一掌擎天风雷掌，还有八大绝招。”

来人明知甘露慈不好惹，有人插手，正好出气，冷笑一声，寒森森的匕首劈头对朱相扎下。

朱相斜眼一望，暗叫道：“我的老妈妈，怎么不叫你来，你偏来啊。”

再想闷着头翻滚时，一道亮光已来到顶门。

朱相大叫完蛋了。

“住手，住手，快住手。”

坐在椅上的老人怒声喝道。

来人也真的跳开雇手，因为一道无形罡气把他手中雪亮的匕首震飞，使他大吃一惊。

“谁敢不住手，那位小辈胆敢置天下第一神剑客谢老太爷的谕令于不顾？！”

接着就是一引怪样的尖声大笑，笑声有如夜枭阴啼，使人不寒而战。

“谁，你是谁？”

方独因为自己的师叔黄果大师被甘露慈击毙，神智简直有些混乱，他忽然战战地向隐身阴影内的怪人喝道。

来人似乎不把他放在眼里，根本不理他。

但听得怪声变为较严肃的朝瘫痪的老人道：“嗨，毒门老毒头拜见谢老剑客，老毒头私闯贵园，敢请老剑客原谅原谅。”

谢震亚微微苦笑了下，因为自己功力几乎完全丧失这件事江湖武林人物知之甚详，故此大家都还以为他英风犹存。

他有气无力地答道：“华香园主权已一横，何况今日大迎天下英雄。”

“这样说，老毒头还不算失礼，嘿，现下老毒头有点儿急事，改天再来谢罪。”

一声怪啸冲天而起，似乎就要立即飘身而走。

武当齐眉老忽地轩眉喝道：“太毒头远道而来，不现身亮相，装腔作势的干什么？”

“好说，好说！”

一道身形掠然闪出，就仅神龙一现，刹时而没。

身法之快有如鬼魅，在场诸人不由哗然。

谢雯感到爷爷一阵颤抖，她赶紧低垂丽眸询问的望着。

谢震亚叹了口气，低声喃喃的说道：

“你爷爷英名半生，看来辛苦积成的基业都要毁在你爹的手里，谁想到今天魑魅香园中竟任得这些魔头任意来去，若依你爷爷当年的性子，当年的本领，爷爷断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

“爷……”谢雯只能娇柔的劝慰着老人。

方独略缓了口气，定了定神，转身怒视着甘露慈，他颤抖的挥着手道：“姓甘的，既然你已有名有姓有形有影，那你就等着峨嵋派来算帐吧！”

甘露慈淡淡道：“在下等天下所有的淫僧恶贼登门送死。”

方独厉喝一声：“好！”把手中亮闪的匕首插入囊内，转身往外就走。

朱相气呼呼地指着方独，向甘露慈直打眼色，表示不甘轻易放走他。

甘露慈假装没瞧见，偏过头去。

这时有一列丫环婀娜而来，捧着束束鲜花赠给在场各人。

谢雯也微笑着穿梭在场中分配。

芳香、娇语、甜笑立时将场内紧张的气氛冲淡，仿佛又恢复观花会开始时那种欢愉的空气。

年青人当然欢喜谢雯的分送鲜花，谁都巴不得这亲近丽人的机会。

长一辈的名宿也都久闻天下第一剑的威名，听说他那柄神剑从未有人能望其项背，今日一见，大家多以一种神秘的眼光相望。

尤其看他端坐于轮椅上，一动不动，神气俨然，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冒然认为他是走火入魔而混身瘫痪。

大家总以为他是深藏不露，故意坐在轮椅上表示自己的年尊辈长。

刚才就是仍有人轻视甘露慈，现在也不再作如是观，因为瞧方才谢震亚的态度，显然他与甘露慈的关系密切，光只是这一层，不管甘露慈来历如何，他已足够傲然武林。

要知谢一横的武学、基业，乃至被江湖第一大会推为双龙头全得自乃父天下第一神剑——谢震亚。

不管八大门派有多强的实力，可没人不卖这交情！竟然在人家花园内寻仇惹事。

但机会难得，甘露慈本人既经判定，焉能不乘机捞捞人家

的底细。

老江湖徐摩冷然一笑，大步直向甘露慈迈去……

半邪书生正盘算着如何以“万邪王经”中不可解的绝招致那同样身负绝技的情敌于毙命。

忽地袭人的香风沁胸欲醉，扑面而来。

丽人竟然捧着束香花送到面前。

“童哥，这是你的。”

童无心不由大喜，长身一躬，笑道：“不敢，不敢，小生怎敢有劳小姐。”

谢雯像对其他一般，嫣然向他微微一笑。

半邪书生所感受的可不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在飘，飘在芳香的气流中。

× × ×

徐摩人未到，笑声先到。

“这位甘兄台，如果不是在下眼拙，似乎徐甘某曾与尊驾见过。”

甘露慈愕然回音，认得他是点苍派的行空客，当下剑眉微挑，还没表示什么……

徐摩呵呵一笑，立即接着道：“所谓四海一家，皆兄弟也，天涯之大海角之深，人生能几度重逢，兄弟能与尊驾再三朝相可谓有缘。

“兄弟与尊驾首次相会之时，兄弟就已看出甘兄台是人中龙凤，一代英侠，兄弟所以敢自称老兄的，就是靠那把阅历，兄弟遍览天下人物多多，但有如甘兄台这等年少才华还是生平仅见。”

甘露慈笑色也隐然挂面，同样客气的微一躬身，道：“不